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史 繹

(九 十)

馬 驢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史 釋

(九十)

撰 驢 馬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釋史卷八十

春秋第五十

三桓弱魯

仲遂殺適立庶附

【左傳】

僖公三十二年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公羊傳〕大夫無遠事。此其言遠何。公不得為政爾。〔穀梁傳〕以尊遠乎卑。此言不敢叛師也。

文公二年襄仲

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桑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

禱于莊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之。則

曷為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己。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春秋繁露〕春秋

譏文公以喪娶。雖者曰。喪者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娶。娶時無喪。出其法也。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禘祭。以冬

納幣。皆失於大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顯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

以論。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為實。物為文。文著於實。實不居文。文安施實。實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實

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實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實。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實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實而後文。有志而左物。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前

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

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屬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心浹而王法立。以為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為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去厥祗。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不以三年。又以喪娶。娶以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祀。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為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左傳】年四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

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公羊傳〕

婦姜于齊何。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穀梁傳〕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

何為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十六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公羊傳〕泉臺者何。耶臺也。耶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耶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穀梁傳〕喪事不貳。貳事。緩喪也。以文為多失道矣。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十七已矣。

十七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公羊傳〕聖姜者何。十八二月丁丑。公薨。六月葬文公。秋。

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

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

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

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

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

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公羊傳）子卒者孰以不日。惡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穀梁傳〕壻下。非正也。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子卒不日。故也。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婦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

【史記】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

【左傳】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檮、戩、大臨、虓、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

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禱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禱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魘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同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國語〕莒大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夫莒大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大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遷為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曰遠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慮其聞之也臣聞之曰要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賊竊寶者為軌用軌之財者為姦使若為賊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宣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穀梁傳〕繼故而嘗即位則聞乎故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公羊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

〔穀梁傳〕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也。其曰婦。緣姑言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殺子赤之賂也。〔穀梁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五年春。

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公羊傳〕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

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弒子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釋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千舞也。箭者何。箭舞也。其言萬入去箭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宜也。其譏乎宜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猶者。可以已之辭也。釋者。祭之。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菲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且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箭。以其爲之變譏之也。

辟不懷也。〔公羊傳〕項熊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兩止。禮也。雨不克葬。費不以制也。而。綏辭也。足乎日之辭也。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羊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于我。齊言已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穀梁傳〕公娶齊。齊由以爲見弟。反之。

如齊受之也。夏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季文子初聘于齊。國武子來報聘。〔公羊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于我。齊言已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穀梁傳〕公娶齊。齊由以爲見弟。反之。

【國語】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忘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

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忘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

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忘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

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忘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

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忘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

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忘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

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忘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

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忘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

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忘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

必臣爲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爲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則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則不恤。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秦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秦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沒二年。

【左傳】^{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

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十五年}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讓何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鼃蒞非盡取焉。

【國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罟，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罟羅，獵魚鼈，以爲夏禘。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罟羅，設罝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鯤鮪，獸長麀麋，鳥翼鷖卵，蟲舍蜺蛛，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左傳】十七年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左傳】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禮，聞君薨，家遺，擗帷哭，君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穀梁傳）正廢也。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是以奔父也。至禮，遂奔齊，遂，繼事也。

【公羊傳】成公十年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

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

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

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

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

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榿。聞君薨

家。遣墀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穀梁傳）此公孫也。其曰仲

何也。子由父疏之也。已上仲遂殺適立庶。

【左傳】成公十年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

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

【國語】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

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彊。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

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

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

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蔑爲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左傳】十四年。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

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老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穀梁傳〕大夫不以夫人

不親迎也。僑如之。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隕，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

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

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隕，申宮，備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

也。宣伯使告郤驪曰：魯侯待于壞隕，以待勝者。郤驪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

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羊傳〕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

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

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

于荅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驪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

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

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

郤犢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犢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僖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笑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穀梁傳）執者不舍。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爾存公也。存意。公亦存也。公存也。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左傳】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閒於鄉。年十七

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脈。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公羊傳）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狸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晉固

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葬也。其地未踰竟也。

襄公九年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媵。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已上叔孫僖如之亂）

【左傳】

成公十年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襄公元年。繼正即位。

是時襄公三歲也。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櫬。自以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公羊傳）齊姜者何。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

宋通嗣君也。三公如晉。始朝也。夏。盟於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四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

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

子以君命辱於敵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

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國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

導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禮以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獻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令伶籥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思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秋定妣墓。不殯于廟。無榭。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

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公羊傳〕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

【國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

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蠶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

不敢。人之父兄食蠶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

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

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左傳】年五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

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鹽鐵論】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

下

【說苑】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已上季文子相魯】

【左傳】襄公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

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

【新序】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唯有二士。曰顏回。玆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韓非子】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

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尙有飢色，是以不秣馬，斑白者不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又何賀？

【禮記】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植弓。【已上孟獻子之賢】

【左傳】襄公七年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九年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

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夫大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祿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閔，訊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

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陪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舎

【國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於魯襄昭皆如楚（公羊傳）三軍何者三卿也作三卿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

【左傳】二十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二十九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

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國語）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懼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闕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願以服東夷而大獲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子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變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子之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

越。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治逆。追而予之。應書。以告曰。卞人將畔。臣討之。既得之矣。公未言。榮成子曰。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卞有辜而子征之。子之練也。又何謁焉。子治歸。致祿而不出。曰。使子欺君。謂予能也。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

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鄆鼓父黨叔爲一耦。

【禮寢】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酉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季武子寢疾。蟻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

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禮弓【已上】

【左傳】公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

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二十三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

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

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

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

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

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其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善。使飲己酒。而以

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驪。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

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穀梁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適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

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

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怒

施也。〔已上臧紇出奔〕年二十四。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昭公四

初。穆子去叔孫

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

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緞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

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

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

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

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薺。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饗大

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

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菜。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

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

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下。而

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恩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旣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旣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

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三三之謙三三，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公羊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爲不言三，五亦有中，三亦有中，（穀梁傳）貴復正也，（已）上叔孫豎牛之亂

【左傳】

襄公三十一年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

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

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弟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

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弟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

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癸酉，葬襄公。

（穀梁傳）楚宮非正也，子卒日，正也，昭公元年，繼正即位，正也。

五。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

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取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年十一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公羊傳〕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淮南子〕魯昭公有慈母而二十一年。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之。死。爲之纁冠。故有慈母之服。〔世本〕魯昭公作弁。

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

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嬖與饜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於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難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孫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繫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

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蕪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昭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勦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繼繼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

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公羊傳】「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顛子家駒曰：『顛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鉄鎖，賜之以死，再拜。』顛高子執箠，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餽饗未就，敢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枉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管，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以請。』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以請。』昭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

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噉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辟爲席，以羣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曲折摹寫，情景如見。〔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弔失國曰噉。噉公不得入於魯也。〔晏子〕魯昭公棄

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于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吾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說苑·昭公作哀侯·非。

【左傳】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卽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柎所以藉幹者，請無

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

也。〔穀梁傳〕旅公也。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穀梁傳〕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

也。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下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

奔郟。郟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郚。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郚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敵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沃軻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馘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剌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人齊師呼曰林雍乘者〔穀梁傳〕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郚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穀梁傳〕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郚。言在外也。

〔穀梁傳〕公

在外也。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

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

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

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

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

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郚。郚

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旣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

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

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

家子乃以君出。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

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個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

公復于竟。而後逆之。〔穀梁傳〕公在外也。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郚。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

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穀梁傳〕唁公不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

得入于魯也。

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求獻其乘馬。曰啓服。慙而死。公將爲之櫛。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衿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衿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衿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衿爲大子。

〔公羊傳〕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郭之也。曷爲郭之。君存焉爾。〔穀

梁傳〕季孫意知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

先書耶。與乾侯。非公且微過也。

〔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晉侯將

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

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穀梁傳〕公不得入于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

不可者意如也。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

不受，賜子家子，饔飩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公羊傳】

定公元年。

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

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卽位，喪在外也。

【左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穀梁傳】殯然後卽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卽位，是有故公也。言卽位，是無故公也。卽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卽位，謹之也。定之卽位，不可不察也。公卽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卽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也。內之大事，日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

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卽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立者。不宜立者也。〔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於戊辰之日。君乎國。然後卽位。卽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

【左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穀梁傳〕高。寢非正也。

【說苑】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爲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

小之德異矣。

【左傳】秋七月壬申，嬖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葬定嬖，不稱小君。

不成喪也。〔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嬖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定嬖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妾辭也。哀公之母也。葬既有日，不

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哀公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

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統，放經而拜。〔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

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

【禮記】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雜記。

【左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

得助執紼，使求從與。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

乎。〔已上季孫意如逐昭公〕

【左傳】哀公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

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

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

反。

【禮記】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季康子之母死。陳襲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襲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闈人以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闈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闈人辟之。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逆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檀弓。

【左傳】年十一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以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穀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禮記】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玉藻。〔古文瑣語〕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胡

不盜。何以詰吾盜。柳下黜。魯之民盜也。嘯其徒數千人。驅山之陽。挾人肝而食之。享年九十。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手。叛費囚桓。以意行國中。自知。寶玉大弓。夫誰非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今盜僂然竊以遁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夫之家。魯之國盜也。名則魯臣。實魯君焉。國政爲家事。國賦爲家賦。疏然魯君。如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夫也。乾侯之難。亦惟季孫意知之故。不得正其終。魯君視然不斥。季孫之立。而以爲身則魯。何以有王章也。逐一君復易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其何知。知則於人而已矣。子大夫與吾儕小人。其俱負嚮以謀朝夕耳。詰安用之。康子曰。辯哉盜也。去之。繫於獄中。〔已上季孫斯專政〕

【淮南子】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經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

【莊子】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宣女與。子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珮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

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莊子後於魯哀公遠矣。此其寓言。

〔說苑〕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巫官變曰：稷貢五種。託秣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秣絕。獵谷之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疾去。

【新序】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淪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爲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從，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禮記】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矣。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孺子贖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

曰天子龍輶而椁，諸侯輶而設幃，爲楡枕，故設撥。三臣者廢輶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壇

【左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

公子

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覲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

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

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斃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爲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

惡。

二十七年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

故君臣多閒，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已上哀公孫越】

【史記】子寧立，是爲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

【禮記】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禮弓·【巳】悼公之喪

史稱魯文公卒，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由此公室卑，三桓彊。顧三桓之彊，起於東門之汰也。僖公末年，季友卒，而公子遂進，至文公而得君益專。夫文公魯之惰君也，三書不雨，無勤民之心，四不視朔，鮮自強之志。其政日媮，權柄下移，遂則交聘列國，史不絕書，雒戎之盟，不待君命。外挾齊晉之大，內操震主之威，勢重所積，不至易君之嗣不止也。宣公卽位，唯齊是依，請婚請盟，齊人聽焉。惡與視，齊出也。齊何以棄惡而親宣？蓋姜母無寵於齊，齊又兩易君矣。其視出姜，不若魯市人也。旣而仲遂卒，齊惠薨，魯之君臣改轍事晉。東門氏之子歸父，復欲借晉之力，去三桓以張公室，計不克成。宣公隕命，行父巧獄，蔽以殺適之罪而除之。論仲遂之罪，固在殺適而行父所忌，在去三桓，公償私怨。子任父愆，其孰信焉？東門旣去，季氏遂彊。此魯政所以逮三桓也。成公嗣立，事晉無懈，晉厲不道，數以無禮加魯。魯猶絀繼聽命，無失常職。此何以故？晉，霸主也。魯多內難，庶幾大國之鎮撫我乎？詎意叔孫之孽，子僑如通於君，母欲去季孟而兼其室，讒人岡極，卻驪黷貨，致令成公以後會得罪。季孫以從君被執，豈晉之君臣，剛復自用，不可以禮義諫誨乎？抑中葶之羞，魯方諱之，未肯直言邪？弊伯抗論，晉難乃平，歸而刺子偃，冀穆姜俾君蹈城穎之名。國有克段之禍者，僑如爲之，而僑如不殺，魯於是爲失刑矣。當成襄之際，政固

在大夫矣。然而孟獻子家貧好士。國有令聞。行父馬不食粟。死無餘財。季孟之忠儉。公室猶賴以不替。及季孫宿爲政。專務自樹。而公室替矣。其城費則都大於國。其作三軍則權歸於家。亦嘗考伯禽之封魯乎。費誓曰。三郊三遂。魯故有三軍也。僖公克復舊宇。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依然大國之賦也。宣成以來。軍政日壞。私乘反多於公車。宿欲專國之柄。爲毀私以補公。三家各帥一軍。而公臣不能成三耦。至昭公五年。復毀中軍。季孫有其二焉。政由季氏。祭則寡人而已。其作也。魯政猶可爲也。其毀也。魯政不可問矣。宿也將欲毀之。必姑作之。叔孫穆叔位居亞卿。幹蠱承家。爲魯良臣。弗能禁其不作也。猶欲禁其不毀。於是詛於僖閔。盟於五父。然則穆叔生而存。中軍不可得而毀已。天未贊魯。豎牛作難。南遺之流。因助逆以滋禍。昭子賢而未定位。亦莫如之何也。春秋痛公室之大壞。自季孫宿始。是以作軍必書。舍軍必書。意如嗣政。益成鴟張之形。昭公不度。遂應鸛跖之讖矣。始昭公之立。年十九而猶有童心。穆叔知其不終。而季孫必立之。彼固利其有童心也。伐莒取郟之役。意如身爲主兵。而孟叔爲之副。其怨肆無君。將而不誅。豈一日之積哉。昭公弗忍。一旦欲起而圖之。其勢固已難濟。況事出倉卒。非有深謀遠慮。卽公亦原無去之之心。皆左右讒人交構以成其難。輕舉速禍。固敗是求。異乎亡國之君。不可與圖存也。方公之將伐季氏也。子家羈曰。季氏得民久矣。君無多辱。及公徒之敗也。又曰。諸臣僞劫君者。而公止。及公之出奔也。又曰。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公皆不聽。居郟五年。莫能反國。其在乾侯也。

苟踐以意如來。羈曰：君與之歸。又曰：君以一乘入魯師。公欲聽之，而脅於從者，卒至客死。其舉事也無謀，其處難也無斷，是誠天下之至愚矣。且鄆雖小邑，若能撫而有之，其爲少康一旅，未可知也。奈何興役無度，民弗堪命，未幾而鄆潰矣。傳曰：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民之所棄，用一邑猶不足，矧能用一國邪？春秋亟欲存公，每書公在於歲首，而魯人則無公久矣。宋元郊公卒于曲棘，叔詣叔嫗，無病而死。季氏卽詭於衆曰：天將棄公，非我罪也。晉齊受賂，借口緩師。孟叔之子藉季自庇，用以陰陽休咎之說，煽惑震動，外結據鞅之權，佞內離成鄆之人心。公旣孤立，反集衆尤，越在外野，噉然而哭，誰能無君，不聞攘臂以討亂賊，而皆緩追以長姦宄，爲季孫者，何所忌憚而不逐君也哉！且意如於公之初伐，則登臺請罪於叔孫之歸，則稽顙求改於乾侯，則賈馬歸衣於適歷，則跣行伏對，哀色巽辭，僞守臣節，大國亦將信之。公乃奮怒誓河，罔肯悔禍，是臣愈姦而君愈疎，臣愈黠而君愈庸，始猶惴焉懷可去之罪，終則汰然成不可去之形矣。公薨喪歸，廢嗣立弟，定公在位，如贅旒爾。三世之專已成，四君之弱不振，尙何望於後之人乎？旣而魯用孔子，弗克有終，三家竝僭，不復知有冠之在上，履之在下也。降及哀公，式微已甚，乃欲結越以除內患，是昭公所不行於季氏者，哀公欲行於三家，越師未出，吾見公之亡而不反矣。讀春秋終篇，爲齊痛田氏，爲晉痛三卿，爲魯痛三桓，乃至三卿分晉，田氏傾齊之後，三桓之子孫亦微，公族自戕其本根，未見有克昌厥世者也。然則周公其遂衰乎！

釋史卷八十一

春秋第五十一

宋公族廢興

〔公羊傳〕僖公二十五年。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辭也。〔公羊傳〕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左傳】年。文公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史記〕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於是公子成爲右師。

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矐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搆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卽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年。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殺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國語】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大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固曰國有大役不鐘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臯伐之小臯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臯也戰以鐔于丁寧傲其民也襲侵密聲為釐事也今宋人殺其君臯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左傳】^{十八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

^{五年}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已上昭十五年夏六月宋共公卒秋八月葬宋共公

〔穀梁傳〕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

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

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戊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及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

晉厲公八年。楚共王會。

未年公。十八。于湖陽。年。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

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開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寒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七月。宋老

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季

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歲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

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襄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

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

齊大子光爲質於晉。〔公羊傳〕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傳〕繫彭城于宋者，不與魚石正也。〔已上桓族之亂〕十七年，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

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乃舍之。左師爲

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瘵狗，瘵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十二

六年，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淫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

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

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

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

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

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

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其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斯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昭公六年

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

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十年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十二年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

答賦。昭子曰：「必亡，寡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二十年春，王二月己

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次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

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緜。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郢。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闔。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慳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慳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二十一年宋華費遂生華緜。華多僚。華登。緜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緜相惡。乃譖諸公曰。緜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遂華緜。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

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慳。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公羊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南宋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

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旣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鶴。其御願爲鵝。子祿御公子城。莊莖爲右。于驥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尙輔相余。豹射出其閒。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殫。張句抽艾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于驥。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殫。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羈。曰。吾爲欒氏矣。羈曰。子無我廷。不幸

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驅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雒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二十二年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

對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惟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驅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印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穀梁傳）自宋南里者之定公十年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曰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襄公十二年宋鄭之閒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賜岳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

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岳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十三年春。宋向魍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魍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郟延。以六邑爲虛。（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魍先謀。公請以靈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靈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魍也。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魍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魍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魍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魍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魍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魍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

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呂氏春秋〕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十七年。

宋皇瑗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鄒般邑。以與之。鄒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

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嬖之子非我爲子。麋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紀年〕晉定公三十五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已上向魃之亂〕二十六年。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荏爲司城。樂朱鉏爲

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

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奉

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

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荏使宣言于國曰。

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

外。已爲烏而集於其上。喙加于南門。尾加于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

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路。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

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史記】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禚，秦禚，秦卽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特，卽得，糾卽周也。史與左氏乖異。〔古文瑣語〕初，刑史子臣謂

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日臣死。自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亡。景公懼。思刑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焉。求得。以蟲矣。〔戰國策〕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則公當用宋矣。○此大尹未必左氏所稱。〔已上大尹之亂〕

諸夏自齊晉而下，宋爲大國，爵列上公。然春秋二百餘年，終弗克振。自襄公敗郟之後，國日以衰者，內亂多而大臣離也。史稱宋成公卒，弟禦殺太子自立，宋人殺禦而立公之少子，是爲昭公。然則討賊正名，國人推立昭公之得位正矣。無何而骨肉肇變，身弑而得無道之名，何宋人之輕於廢置邪？夫宋國三世內娶，妃黨彊盛，此威勢所積，固未易除。公在衰絰，忽開難端，力不能勝，而祇以速禍。羣公子未除，而公之黨盡矣。子哀去位，高潔身之義，華孫盟魯，無恤國之心，亂形已兆。公猶不悛，公子鮑，公之弟也。內有夫人爲主，外有羣臣爲助，公弑而鮑立，其迹固疑與乎弑也。而經不斥名，後世原之，然昭方多忌，鮑禮於人，以德易怨，勢難竝立。況未立不能逃亂，既立不能討賊，安享其國，兄受惡名，孰謂昭公之死

非文公爲之乎。晉靈方弱。趙宣子請以鐘鼓聲討其罪。兵未入竟。輒以賂成。傳曰。猶立文公而還。深有憾乎其立文公也。武氏作難。實懷不平。文公去害。兼及母弟。殺其兄。并殺其兄之子。殘忍極矣。先用商人驟施之謀。繼效詭諸除偪之智。陰謀市國。死而厚葬。能保子孫之久安乎。再傳而平公嗣立。華元秉政。桓氏恃其宗彊。以蕩覆公室。倚楚爲援。鄭又助之。於是彭城淪沒。吳晉不通。楚人將大伺中國焉。悼公新立。爲虛打之會。繼繫仗義。以動諸侯。師出克濟。宋亂以平。昔者齊桓之霸。肇於北杏。晉文之霸。起於救宋。宋自文襄以來。在南則楚彊。在北則晉勁。宋固諸侯圖霸之樞機也。魚蕩之亂。楚共贊逆。以構宋。實窺晉國之虛。晉有嗣君。列國協謀。彭城降而楚鋒挫焉。此悼公所由復霸也。惟是五臣亂逆。不施顯戮。而僅賞瓠丘。亂是用長。欲以終靖宋國也。難矣。華氏向氏。宋之彊族也。自華元死。而華氏出奔。三見於平公之世。君子知其君臣之未睦。至元公無信多私。而華向之徒。乃復羣黨興亂。於是殺而質。質而奔。奔而入。入而出。借授蠻夷。君臣日戰。春秋之亂賊多矣。未有如是之甚者也。向寧。戍之子。華定。華亥。元之孫。元比襄。夫人以弑昭公。戍諂君。夫人以殺太子。及其子孫。能無敗乎。元公去之無術。忿一時之詢。而激成其禍。南里之入。分國以處。非若魚石之僅據彭城而已。華登以吳師敗。求援於楚。諸侯聞之。反讓楚成功。緩追逸賊。若將恐後。楚不能執。叛誅逆。宋不能竭力內討。諸侯不能協心外救。使披國叛君之賊。獲保其首領。斯誠君子所深痛也。雖然。原宋國生亂之由。實自平公始。平公殺太子恠。其讒

以伊戾而向戌成之。遂華合比。其讒以寺人柳而華亥成之。小人戕其國本。比於左右刑人以行私。而平公不悟。左右刑人復以事平公者事元公。而元公又不悟焉。逮乎景公之世。有樂大心之奔。有地辰仲石之奔。奔而入蕭以叛。其後復有向魍之叛而奔。向巢之奔。皇瑗之奔。其奔其叛。數數然也。春秋之末。宋亦多事矣。昔華向構亂。元公取太子及辰地爲質。二子固與公同患者也。宋易六卿。以大心爲右師。固宋所求治而擇焉者也。至乃奔亂相從。大爲宋患。問其所出。則以寵向魍之故。衆叛親離。悉自嬖倖爲禍始。景公又豈非宋之暗君哉。蓋宋自魚石出奔。羣臣效尤。輒以出奔爲亂始。其奔也。或楚或陳或曹。皆宋讎也。挾讎宋者敵宋。故勝則入國。敗則奔敵。宋竟莫可如何。晉霸旣衰。弗克撫宋。無復起師問罪如彭城之闕者。宋無大國之助。且以平元亂故。興兵鄰國。銳盡於入曹。師覆於侵鄭。皇瑗向巢。黷戰以自焚也。魍亂方弭。復嬖大尹。則是去一魍。又進一魍。景公之蔽。其猶然平公之於伊戾。元公之於寺人柳乎。公享國久於平。而亟戰同於殤。其多嬖信讒。無異於平元。宋國所以日衰也。易重王明。有以夫。

釋史卷八十二

春秋第五十二

王子朝之亂

【國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塞之。大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寶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污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墜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竝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密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鄗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燿。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

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繫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鄆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愾淫之心。閒之。故亡其氏姓。踣弊不振。絕後無主。墮替隸圉。夫亡者豈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蘇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其繇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誰者嘗焉。佐鬪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詩曰。四牡騤騤。旃旟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主又章禍亂。將何以堪之。王亦無鑒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蘇民。而

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爲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爲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瘞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周書】晉侯尙力。侵我王略。叔向聞儲幼而果賢。曰。復王位。作太子晉。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遂巡而退。其不遂。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爲誅。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瞑臣往與之言。若能幪予。反而復之。師曠見太子。稱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泰山。夜寢不寐。晝居不安。不遠長道。而求一言。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甚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懼。盡忘吾其度。師曠曰。口口吾聞王子古之君子。甚成不驕。自晉始如周。行不知勞。王子應之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天下施關。道路無限。百姓說之。相將而遠。遠人來驩。視道如尺。師曠告善。又稱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則。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王子應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

以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已仁此之謂天如禹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與必度其正是謂之聖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於商既有其衆而返失其身此之謂仁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之謂義師曠告善又稱曰宣辨名命異姓惡方王侯君公何以爲尊何以爲上王子應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伯能移善於衆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與物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羣謂之君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於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爲帝師曠罄然又稱曰溫恭敦敏方德不改間物口口下學以起尙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師曠東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躅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師曠蹶然起曰瞑臣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爲夫時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塵塵取予不疑以是御之師曠對曰瞑臣無見爲人辯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爲天下宗乎王子曰太師何汝賤我乎自太皞以下至於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大當時而不伐天何可得且吾問汝之人年長短告吾師曠對曰

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帝所。汝慎無言。口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尸子〕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潛夫論〕太子晉死。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列仙傳〕王子喬者。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搜神記〕崔文子。泰山人也。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篋。須臾。化爲大鳥。開而視之。翻然飛去。〔已上附太子晉〕

【國語】晉羊舌肸聘於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況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形鏤。儉也。身簞除潔。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蘇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蘇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蘇。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它矣。

【左傳】

昭公十五年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

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鍼鉞。柶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以之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鬻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

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三月。曹平公卒。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國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人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餼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鹿。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旣。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

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斲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左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洽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窳。大者不櫛。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憊則樂窳。則不咸。櫛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櫛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國語】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蘇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蘇。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蘇而視正。聽蘇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欲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

能樂。夫耳內酥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酥，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酥，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尙宮，鐘尙羽，石尙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則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尙羽，石尙角，瓦絲尙宮，匏竹尙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酥，酥從平，聲以酥，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酥，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酥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能，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酥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酥，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酥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聽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酥，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

不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蘇。王謂伶州鳩曰。鐘果蘇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蘇。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蘇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蘇。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寶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氣也。二間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鐘。蘇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罇。昭其大也。大鈞有罇無鐘。甚大無罇。鳴其細也。大昭小鳴。蘇之道也。蘇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因是五位三所而用之。

自鷄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蘇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族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臯。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羸。所以優柔容民也。

【左傳】

年二十二年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蚤事單穆公。惡賓孟

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盩。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國語）景王既殺下門子。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畜矣。人犧實難。己犧何害。抑其惡爲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也。王弗應。田於羣。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史記）景王十八年。后太子聖而蚤卒。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子巧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爲王。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

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驪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公羊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單子欲

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公羊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劉子如劉單子

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鄆肸伐皇大敗獲鄆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

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

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庚申單子劉

螽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

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弟及之辭也〔穀梁傳〕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己丑敬王卽位館于子旅氏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

閏月晉箕遺樂微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紀年〕晉頃公六年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鄆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

〔公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

圍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

人戊申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鄧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內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闈內寅攻蒯蒯潰〔公羊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而王之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蕘弘謂劉文公曰君〔史記〕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

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嚳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蕘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

朝入于鄆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洧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

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緝之罄矣惟蠱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

而於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

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營二十五夏會于黃父謀

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

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姊妹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君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營，弗克。年二十六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崔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

戶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豎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子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史記〕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子周子朝爲臣○按春秋子朝奔楚不爲臣也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邾鄆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於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顛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王生而有顛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於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

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聞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忘，無禮甚矣。文辭何爲？年二十七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年二十九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年三十二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螫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徼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千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千位以作大事乎？

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切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穀梁傳〕天子徵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惟祭典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

〔北魏〕正也。

〔定〕

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僂曰。將建

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郟。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改者。新子姑受功歸。吾祀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公羊傳〕仲幾之罪何。不襄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其曰人何也。徵之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穀梁傳〕此其大夫。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國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魏獻子爲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僂適

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葺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飮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爲飮。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是以爲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葺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卽愒淫。以忘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矣。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爲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單子曰。其咎孰多。曰。葺叔必速及。將天以補道者也。夫天道道可而省不。葺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殘。違天一也。反道二也。誑人三也。周若無咎。葺叔必爲戮。雖管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崇天災。勤百姓以爲己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遂田於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葺弘與之。晉人以爲討。二十八年殺葺弘。及定王。劉氏亡。

【左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六年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

皆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蕘。辟儋翩之亂也。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子慶氏。

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八年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

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史記〕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奔於晉哀公三年劉氏范氏世

為婚姻葺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葺弘〔韓非子〕叔向之譏葺弘也為葺弘

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伴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其弘為害周也乃誅葺弘〔說苑〕叔向之殺葺弘

也故見葺弘於周因伴遺書曰葺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葺弘也

乃殺之〔淮南子〕葺弘周室之執事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

車裂而死〔史記〕葺弘以方車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葺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

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葺弘周人之言方怪者曰葺弘○據左氏殺葺弘在敬王時〔拾遺

記〕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宜昭聚天下異木神工得罅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此一樹

而臺足用焉大幹為桁棟小枝為桷椽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又飾水精以為泥壘高百丈泉之以望雲色時有葺弘

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世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鸞

其衣皆縫緝毛羽也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為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雲飛坐者皆凜然

宮中池井壑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羅文襪羅襪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席為

乃以指彈席上而喧風入室裘襪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為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

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疎葺弘而求正諫之士時異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玉

人機戾自能轉動葺弘言於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葺弘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尸矣○諸言殺葺弘不同並載之以備考〔漢書〕兵陰陽葺弘十五篇

讀昭公之春秋經大書曰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明年又書曰天王居于翟泉尹氏立王子

朝為之廢書而歎也曰寵偪之為禍如是哉景王初立殺弟佞夫問何以故則儻括欲立之佞夫弗知

也禍亂未形急加翦滅王之自為謀審矣顧圖厥後者乃弗克臧與子晉蚤死壽亦無祿儲位未定王

以暮年昏倦無社稷之良圖鑄大錢作無射乃心侈矣殺下門子謀去單劉亂端形矣王猛以次當立

子朝庶孽有寵。以故王室諸臣各思擁立。於是附子猛者。則單旗劉盩樊齊諸人也。附子朝者。則召盈毛得尹固原伯魯諸人也。稱兵交戰。亂靡有底。王猛立而尋卒。敬王嗣位。益子朝所未甘心也。於是大臣奉王出奔。子朝復入。時則東西二王分國以處。天下諸侯尙懷疑。莫知適從也。南宮極震。甘氏又往。子朝之黨正未衰息焉。衆之所直。晉亦直之。會于黃父。率十國之衆。力戰納王。王室始定矣。夫敬王之立也。一年而出。出四年而入。入五年而諸侯城成。周流離數邑。龍戰五載。誰生戾階。則景王之寵爲之也。春秋痛而詳書。首曰王室亂。在天下爲京師。在國中爲王室。亂自內作。故不曰京師。而曰王室。直若一家之辭也。且王猛之出與入也。則劉單以之子朝之奸位也。則尹氏立之。其奔楚也。則尹氏召毛以之。亂實在下。上何能爲。惟單劉奉王不貳。勳在盟府。其子桓公武公克平餘孽。繼有成勞。甘氏則父忠而子叛。召盈則事朝而逆王。尹固則旣奔而旋復。反覆詐佞。是又毛原之罪人也。昔子帶之亂。齊桓爲盟。而世子定。晉文納王。而王室安。敬王之難。歷年不靖者。時無霸也。然晉之頃定。再世勤王。孰謂非霸之餘烈哉。叛臣誅于京師。子朝就戮于楚。除惡庶盡乎。旣而姑猶播遷。亦越時日。傳固詳記之。終敬之世。亦何嘗寧邪。自定簡以來。王室多故。經不勝書。故書一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而周之兩下相殺者。不盡書。書一周公出奔楚。而周臣之奔亡者。不盡書。書一天王居于翟泉。而敬王之出與居者。亦不盡書也。豈唯不勝書。誠亦不欲盡書哉。

釋史卷八十三

春秋第五十三

老子道教

【史記】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

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高士傳】老子，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史。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

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爲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爲老子。（神仙傳）老子者。名重耳。其母感大流星而有

娠。雖受氣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爲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魂。蓋神靈之屬。或云。母懷之七十二

年乃生。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而首白。故謂之老子。或云。其母無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適至李樹

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或云。上三皇時。爲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闕帝君。伏羲時。爲

鬱華子。神農時。爲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蘇圖子。堯時。

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真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

越爲范蠡。在齊爲騶夷子。在吳爲陶朱公。或云。老子欲四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從之問道。老子驚怪。故吐

舌解然。遂有老聃之號。老子黃白色。美目廣額。長耳大目。疎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

耳有三漏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時爲守藏史。至武王時。爲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爲老子。老子

恬淡無欲。專以長生爲務者。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道成乃去。蓋德人也。老子將去。

而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遂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

有所授。知壽命應得道。乃停關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質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長老子出關遊

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爲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唯計甲所應得直之多。

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貸汝。爲官卑家

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同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

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爲甲

叩頭請命。乞爲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玄符授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并執弟子之禮。具

以長生之授喜。喜又請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焉。尹喜行其道。亦得德。拾遺記。老聃

在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惟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而色玉潔

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及聃退跡爲柱下史。求天下服道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五老即五方之精也。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

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畫像精勤。形勞神倦。及金靈汁盡。二人剝心瀝血以代墨焉。遞鑽腦骨取髓。代爲膏燭。及髓血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屑。以塗其身。骨力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存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漢書〕道家。老子四篇。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韓非子〕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

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是以生死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恆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桀與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者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則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也。故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強。無定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

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淮南子〕夫玉璞不厭厚。角驪不厭薄。〔莊子〕

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

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執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時爲帝者也。譬若舟車楫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言不致魚於木。沈鳥於淵。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

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天地不仁。以萬物爲

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谷神

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河上公章句）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

爲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爲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厚。爲形骸骨肉血脈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於口。與地通。故曰牝也。○列子引黃帝語也。或云。五千言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爲尹談。蓋述而不作。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上善若

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夫惟不爭。故無尤。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知。天

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三十輻共一轂。

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

以爲用。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

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

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

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上者。乃可以託於天下。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爲忽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南淮子〕四方皆道之闕之。故鈞可以教駒。駒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越人學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愛於冰炭。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埵堦。遠之故也。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爲內者。大不可以爲外矣。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至虛極。守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大道廢。有仁義。智惠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

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忽。忽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曲則全。枉則直。窪則

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

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淮南子〕子路以勇死。魯弘以智

也。故行險者不得纜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實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幸矣。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

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

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

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有物

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

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

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河上公章句〕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華輕。故零落。根重。善故長存。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能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多天虧。善

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譏。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闕撻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墜。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憺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天亦將知之。知之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

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淮南子〕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輪芳餌。加之以詹何媚孺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扞烏號之弓。彎彘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籠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蠲捕鼠。蟻蟪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

安平太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使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淮南子〕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右上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

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韓非子〕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

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文爲實節者也。失君子取情而去貌。好實而惡飾。夫恃

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實者。其實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實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實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具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機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入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機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

者也。衆人之爲禮也。入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機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

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妄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也。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裘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裘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琖瑤如玉，落落如石。

〔道德指歸〕一者，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而實無而有，圓而不規，方而不矩，繩繩忽忽，無端無緒，不浮不沈，不行不止，爲於不爲，施於不與，合巽變化，資包分理，無無之無，始始之始，無內無外，混混沌沌，茫茫汎汎，可左可右，虛無爲常，清靜爲主，通達萬天，流行億野，萬物以然，無有形兆，皆然獨存，玄妙獨處，周密無間，平易不改，混冥暗天，無所不有，陶冶神明，不與之同，造化天地，不與之處，稟而不損，收而不聚，不曲不直，不先不後，高大無極，深微不測，上下不可隱議，旁流不可摩度，潢爾舒與，皓然鐔生，鐔生而不與之變化，變化而不與之俱生，不生也而物自生，不爲也而物自成，天地之外，毫釐之內，稟氣不同，殊形異類，皆得一之一以生，盡得一之化以成，故一者，萬物之所導，而變化之至要也。萬方之準繩，而百變之權量也。一，其名也。德，其號也。無有，其舍也。無爲，其事也。無形，其度也。反，其大數也。和，其歸也。弱，其用也。故能知一，千變不窮，萬輪不失，不能知一，時凶時吉，持國者亡，守身者沒。○漢嚴君平著道德指歸，今僅存其論德篇。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

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閒。吾以是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韓非子)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日靜。遽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放年不已。甲冑生蟻。燕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隨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人君者無道。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險。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險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民則民人多傷。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語候。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失度量則妄舉動。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憊憊則退而自咎。故曰咎莫憊於欲利。○雖無深旨。而反覆詳盡言之。可當欲利者之一啜。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韓非子)空寂者。神明之戶。隔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窺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淮南子〕圓中之規，方中之矩，行成獻，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瓶甌有堤，數米而炊，量粟而春，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澆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享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乘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於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是故響不肆應，而影不一設，呼吸仿佛，默然自得，聖人無常

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怵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

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

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韓非子〕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股

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獨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者皆還而屬於死，死之徒，亦十有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亦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

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

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

則瘴疠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

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

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

遺身殃，是謂習常，〔淮南子〕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幹，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龍，從遂巢彭澤而爲雨，沈

謂萬物而不與爲溷焉。今夫善射者。有儀度之表。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然而奚仲不能爲蓬蒙。造父不能爲伯樂者。是曰論於一曲。而不通於萬物之際也。今以涅染緇。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是何則。以論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爲化也。雖鑊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小大優游矣。夫秋臺之末。淪於無聞。而復歸於大矣。蘆荷之厚。通於無壑。而復反於敦龐。若夫無秋毫之微。蘆荷之厚。四達無境。通於無圻。而莫之要御天過者。其襲微重妙。擬擗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夫疾風敗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蟻蟲適足以翾翔。夫與蚊虻同乘天機。夫受形於一團。飛輕微細者。猶足。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以脫其命。又况未有類也。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

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盜夸。一作盜竽。韓非子。大姦作則

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善建者不拔。

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

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

下之然哉。以此。舍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

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啞。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日強。物壯則老。謂之

不道。不道早已。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

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以正治

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

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

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

欲而民自朴。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

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說苑〕老子

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治人

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剋。無不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

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韓非子〕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

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

極聰明之力。不盡知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狂悖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知

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

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韓非子〕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徒。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

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觀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爲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

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

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瘞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

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瘞疽癰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

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

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善息。民善息。而畜積盛。民善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淮南子〕形傷於寒暑燥溼之虐者。形死而神壯。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是故傷死者其鬼燒。時既者其神漠。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杖恆。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

其寐不寧。其覺不憂。〔道德指歸〕日昃陰生。燥至風起。谿谷小動。海波大興。高以相臨。差以百尋者。以其形大故也。千仞之岸。萬丈之崖。物類登之。崖隕下顛。蚊蚋蟻。適足以游翔。而犀象虎豹之糜骸者。以其形重也。飄風隆盛。發屋折木。石鐵飛揚。山陵崩弛。而人血脈不為之傷者。以其暴大也。隙穴之風。不動鬢眉。及其中人也。生百病而成死亡者。以其纖芥也。夫大國者。江海犀象之徒也。而德化其。飄風隙穴之類也。故其福不可大生也。其利不可暴興也。其善不可大處也。其惡不可大喪也。大生之。則大亡。暴興之。則暴傾。大處之。則大去。大喪之。則大至。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

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

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

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

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韓非子〕千丈之堤。以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

燭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

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

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

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韓非子〕大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道物之容。故靜則建乎

豐殺壅柯。毫甚繁澤。亂之楛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

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穫

不能美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

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

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道德指歸）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陽赫赫，而天王之。傑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

江海王之。凡此九者，不爲物主，而物自歸焉。無有法式，而物自治焉。不爲仁義，而

物自附焉。不任智力，而物自畏焉。夫何故哉？體道合和，無以物爲，而物自爲之化。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

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

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

將救之，以慈衛之。（韓非子）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

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

之謂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修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

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

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固能廣。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

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淮南子〕今夫夜有求。與醫師併。東方開。斯照矣。動而有益。則損隨之。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學。學以成

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知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尊推之也。堯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儻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

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道德指歸〕天地之道。無奪無與。無為為之。自然而已。正直若繩。平易如水。因應効象。與物俱起。損益取舍。與事終始。深淺輕重。萬物自取。殊形異類。各反其所。生為殺元。殺為生首。二者相形。吉凶著矣。故知生而不知殺者。逆天之道也。知殺而不

知生者。反地之要也。故喜怒有分。生殺有節。受天之殃。得地之罰。當怒不怒。子為豺狼。弟為兕虎。當鬪不鬪。妻為敵國。妾為大寇。當殺不殺。受天之害。為物所制。當喜不喜。蒙天之災。獲地之咎。當生不生。人君失國。庶人沒

命。故君子殺民如殺身。活人如活己。執德體正。不得已而後然。存身寧國。在失於生殺之間。生殺得理。天地佑之。喜怒之節。萬物歸之。故剛柔質直。操擊深酷。疾邪養正。勇敢先夫。達於守戰。明於開塞。長忿美快。安靜樂殺。便

國利民。不避疆大。威振百蠻。權傾境外。得善之半也。柔弱畏敬。恐情損言。深思遠慮。臨正討怨。務長寡和。博厚

積恩。利而不害。以明其善。與而不奪。以顯其名。賞而不罪。立其惠。生而不殺。以成其仁。得善之半也。凡此二

功。勇敵敢均。計策桀驁。射身相非。與天異意。與地異心。奪情舒志。各肆所安。或以千乘。變為亡虜。或以匹夫。化為君王。故物或生之而為福。或生之而為禍。或殺之而為福。或殺之而為賊。二者深微。莫能窮測。故生之而為福者。

天下之所佑。生之而為禍者。天下之所惡也。養天下之所惡者。傷天下之所佑者。傷天下之所惡者。一

反一覆。或為玄德。一覆一反。或為玄賊。父事天地。子孫是得。故長養而後世昌者。生當生也。生物而後亡者。生當

亡也。殺戮而福至者。殺當亡也。喪物而禍來者。殺當生也。天之所惡。不敢殺也。天之所損。不敢與也。天之所益。不敢奪也。是故敢於不敢者之敢。動與天同符。靜與地同極。天心所惡。莫之能辨。夫天地之道。

一陰一陽。分為四時。離為五行。流為萬物。精為三光。陽氣主德。陰氣主刑。覆載羣類。含吐異方。玄默無和。正

直以公。不以生為巧。不以殺為工。因思萬物。不敢獨行。吉之與吉。凶之與凶。損損益益。殺殺生生。為善者自賞。

爲惡者自刑。故無爲而物自生。無爲而物自亡。影與之交。響與之通。不求而物自得。不拘而物自從。無察而物自顯。無尚而物自情。故不爭而無所不勝。不言而無所不應。不召而無所不來。寂然蕩蕩。無所不圖。惚恍之新設。而無狀之網施。汎淫漢漢。遠遼留遲。密察無間。與物推移。故在前而不可遠。在後而不可先。靜作而不可聞。進退而不可見。終始禍福。吉凶自反。非出天外。莫之能遁也。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

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

有不傷手者矣。〔淮南子〕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箠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

宅也。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夫

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空而飛。獸踰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

流。員者常轉。寡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露降。生育萬物。羽者颯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

其爲者。而功已成矣。秋風下霜。倒生挫傷。鷹鷂搏鷄。昆蟲蟄藏。草木注根。魚鼈濇淵。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木處榛巢。

水居窟穴。禽獸有瓦。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賤。於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

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民之饑。以其上食稅

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

是賢於貴生。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

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

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知能

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

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

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

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楫，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右下篇

【莊子】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

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鬪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憊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鷗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二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嚙。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

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親，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慳於鬻螿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說苑〕仲尼問老聃曰：其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以質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莊子逸篇〕孔子讀春秋，老聃踞齋觚而聽。○太平御覽引。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披髮而乾，惔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

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女齊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女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強，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

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可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連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臆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蔽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毀。墮其天袞。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莊子逸篇〕老子見孔子徒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

張爲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爲鳳。鳳之所居也。枝高百仞。以瓊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朱。一人三頭。

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爲生食。其樹名瓊。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御覽引

【說苑】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縱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邪。常縱曰。嘻。是已。常縱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邪。常縱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

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攢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邪。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常攢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高士傳作商容。世說注云。商容。老子師。

【莊子】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澗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其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熳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撓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巖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爲桎梏擊柄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女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

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士成綺見老子而問。而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恆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頰頰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列子）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饜香以爲臭。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藝術。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燭。不若過歸也。（博物志）老子入胡。作樓蒲。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

之必有不斬言而言。不斬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據此。老成未嘗不死。則

入關化胡莫知所終之說妄。後附老子弟子。

【列仙傳】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食苜蓿實。莫知其所終。尹喜亦自著書九篇。號曰關尹子。

【列子】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關尹喜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鑑。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刑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眞知眞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漢書〕道家關尹子九篇。

【關尹子】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冥冥乎闕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覘之。而噴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鑿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以益爲沼。以石

爲鳥魚環遊之。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乎。夫何故。水無原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者曰。存金存玉中之者曰。存角存羽。卑之者曰。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輾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攝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壞之易。仰道者跋。如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賈道於愚。○右一若椀若盂。若餅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筮。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火。愛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矣。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神爲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在者爲方。唯士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右二水可析可合。

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彫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吾卽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赤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殼。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唯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唯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魂。吾魄。何者。死者生。○右四符篇。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補。是以聖人以約爲紀。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爲。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芣苢生之用之。不當。金玉斃之。○右九藥篇。此書雖僞託。而名理殊有可采。存其數則。

【莊子】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

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子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鏃干。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列子】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其言乃正似儒家之言。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

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已上闕
令尹喜】

【莊子】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子。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閒。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書爲盜。日中穴匡。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閒。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趯蹵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女形。抱女生。無

使女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趯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閒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趯曰。全女形。抱女生。勿使女思慮營營。趯勉聞道。遂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蒼蠅。越雞不能伏鷓鴣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趯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趯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趯懼。然願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趯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趯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趯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女矣。今女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乎。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趯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女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轆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撻。內轆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撻。外內轆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趯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趯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趯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

求諸已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噓。不噉。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挽。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喆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凡倉子〕今夫情農信地。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地。竊其粟稼而荒斃之。齊后信人之性。酌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賜義。而有其國。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災疾朋疊。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故曰。惟道可信。天地非道不能悠久。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才不能和理。道以安人。夫難長而作。福滋萬物。功歸無有。神融業茂。靈慶悠長。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人。道以安人。夫難長而作。福滋萬物。功歸無有。夜分僅息。農夫之道也。俯拾仰取。銳意錐撮。力思搏精。希求利潤。買豎之道也。嚙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遙輕舉。目精鍊仙。高士之道也。剴情端想。畢志所操。倫揆忘寢。謀效位司。人臣之道也。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賢良。以安萬姓。人主之道也。若由是類之。各順序其志度。不替塞其業履。是謂天下有道。導筋骨則形全。翦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克保三全。是謂清賢。道德順則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全。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闇鈍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非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可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疎。疎之而親。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有以速爲貴。有以緩爲貴。有以直爲貴。有以曲爲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使然。同道者相愛。同藝者相嫉。人情自然也。多才而好謙。貧賤而不詔。處勞而不爲辱。富貴而恭勤。可謂有德者也。○右用道篇。

【列子】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

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於合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者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說。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已上亢倉子即庚桑楚】

【高士傳】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魯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漢書道家老萊子十五篇】

【列女傳】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采。編爛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爲小兒啼。或弄鵝鳥於親側。○後漢書注引。

【莊子】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

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

【戰國策】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孔叢子〕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肯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堅易敝，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以矜知規仲尼，以齒舌喻剛柔。老聃之說也。國策稱老萊子教孔子事君，而孔叢則云：語子思，若至穆公之世，萊子猶在，其壽亦長矣。史記附老萊子於老子列傳之內，將疑爲一人乎？抑兩人邪？何其言之相同也。〔已上老萊子〕

【韓詩外傳】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餽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尸子〕楚狂接輿耕於方城。【莊子】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

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晝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麒麟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然。

〔列仙傳〕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

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去。○接輿名見論語。隱居好道。老氏之流也。史稱接子亦稱捷子者。非

耶。至陸通之名。不知劉向何所本。解論語者。謂接孔子之輿。抑又失考甚矣。〔已〕上楚狂接輿。

【文子】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耀。列星明朗。陰陽和調。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說穆胷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怨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於已賞善罰惡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總道以被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動。天下是以無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皇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湧波。逆天暴物。卽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霓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彊力致也。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路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愔於中。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右精誠篇。文子。道德之疏義。語必稱老子。尊所聞以立言也。

老子曰。非淡漠無以明。

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眇。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羣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聰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差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闇主則不然。羣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疎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羣生以長。萬物蕃殖。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蒸。以爲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先王之法。不掩羣而取。不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罟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臯。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穀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炁出。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非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民。不忘乎心。則民自備矣。仁篇右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邪。

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慾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暗。驚怖爲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行者。卽合於神明。神明者。得其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疎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無所大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爲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滅益。過於不訾。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蛟螭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大宗。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道原

老子曰。道以無有爲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幹。上重下輕。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一雌不兩雄。一卽定。兩卽爭。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蚯蚓無筋骨之強。

爪牙之利。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爲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爲害。河水不見。大山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湖。不爲莫乘而沈。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性之有也。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天二烝卽成虹。地二烝卽泄藏。人二烝卽生病。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修。地廣者德厚。故魚不可以無餌。鈞獸不可以空器。召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螿蟲。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已。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焉。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欲致魚者。先通谷。欲求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爲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爲猿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唇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壤在山。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則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爲正。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璧鏐之器。礪礪之功也。鏐鄒斷割。砥礪之力也。畜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无有。則得所見。聽於无聲。則得所聞。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螿得木。各依其所生也。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也。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閒之。父子相危也。犬豕不擇器而食。兪肥其體。

故近死。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椎固百內。而不能自椽。日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因高爲山。卽安而不危。因下爲淵。卽深而魚鼈歸焉。溝池潦卽溢。旱卽枯。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聽也。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約之爲縞也。或爲冠。或爲紱。冠則戴枝之。紱則足踈之。金之勢勝木。一刀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變其節。霜雪應。日久而流。傾易覆也。倚易。射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精泄者中易殘。華非時者不可食。舌之與齒。孰先斃焉。繩之與矢。孰先直焉。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與死同病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爲忠謀。使倡吹竽。使工捻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形亡焉。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海內其所出。故能大。日不竝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鸞鳥不雙。蓋非榛。不蔽日。輪非輻。不追疾。榛輪未足恃也。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發矢之爲射。十分之一。飢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循繩而斷。卽不過。懸衡而量。卽不差。懸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黜。必留其謀。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蝮蛇不可爲足。虎不可爲翼。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

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助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蔽於不祥之木。爲雷霆所撲。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修。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絜黃金龜紐。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爲富。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穀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軸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欲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无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上者。難矣。兇兇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人之性便衣絺帛。或射之。卽披甲。爲所不便。以得其便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善用人者。若蚡之足。衆而不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再生者不獲華。大旱者不須霜而落。汗其準。粉其頰。腐鼠在阱。燒薰於堂。入水而增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爲工。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採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量。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沈。愚者不知足焉。驢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理。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无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大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

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由不止。丘山從成。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巧治不能消木。良匠不能斲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使人无渡河。可使河无波。不曰无。曰不辜。甑終不墮井矣。刺我行者欲我交。皆我貨者欲我市。行一棊不足以見知。彈一弦不足以爲悲。今有一炭然。掇之爛指。相近也。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悴。上有羅紈。下必有麻纒。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美言如錯玉飛屑。可解人頤。○右上德篇。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脉。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爲表。中爲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肢。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生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閔以大。尙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燻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

耳目淫於聲色。卽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不越。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淨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卽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生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爲者。卽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卽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卽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物。卽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卽至樂極矣。○右九守篇。文字一書。爲淮南鴻烈解擷取殆盡。彼浩森。此精微。漢書道家文字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

【已上
文子】

史稱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稱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蓋其道以無爲爲宗。以守柔藏虛爲質。清靜澹泊。伏處遠禍。不與世競。其紛華。史以爲隱君子者也。著書五千言。貴道德而薄仁義。後世道家者流。咸以是爲宗焉。世之言老子者。多神怪不經。謂壽且數百歲。或言生於周初。而神仙家言其先天地生。歷三皇五帝。變易名號。神化莫測。孔子適周。過而問禮。故與弟子言禮。嘗以聃爲徵。聃博通好古。爲周守藏史。蓋在景敬之世。前此未

聞也。烏有所謂生於太古。壽考無窮者乎。道家稱爲老氏之書者。多附託。不具錄。錄其五千言焉。

釋史卷八十四

春秋第五十四

鄭滅許

【左傳】

戊公三年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四年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驅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

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五年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六月，鄭悼公卒。八年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十四年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

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十五年

許靈公畏偃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穀梁傳遷者，猶

得其國家，以往者也。襄公十年

其地，許復見也。六年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驕聞將伐許，遂相

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械林。庚寅，伐許。

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二十六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

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

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昭公九年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

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十八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

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十九夏，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

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

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

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穀梁傳】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歎飭粥噉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曰子旣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問學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旣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左傳】定公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許靈公在位之年數受鄭兵。魯成公三年鄭襄公之伐許者二。四年鄭悼公之伐許者一。八年鄭成公門于其門。九年圍其國。十四年又伐許者二。入其郛。魯襄公十六年鄭簡公從于諸侯伐許者二。許靈公積怨而愬于楚。遂卒不歸。夫訟不獲勝。遷不獲避。蓄憾請師。身死不恤。何許鄭相讎之深也。昔也穆公從霸。死于陘師。今也靈公修怨。死于楚國。同一客死。而昔爲死義。今爲死忿矣。許自齊桓旣沒。反覆無信。往往恃楚。至靈公而當共康之世。楚未嘗專庇許也。是以疆場之上。無歲不有鄭師。楚皆不問。靈公之卒。僅爲一動。姑以慰死者而已。許悼公卽位。凡楚人之盟會。無役不從。許雖親楚。楚何嘗爲許報哉。靈公遷于葉。悼公遷于夷。又遷于白羽。男斯遷于容城。其國四遷。咸出楚命。翦荆築室。不遑寧處。蕩

析離居國本銷亡。游速乘之。而俘其主。滅許者鄭。亡許者焉。知非楚邪。鄭固諸夏之罪人也。介在晉楚之交。苟安已幸。而務求逞志。以迫虐許國。召陵之會。許幸進而與晉同好。鄭獻公乃因而俘囚之。是誠何心。許既將亡。又遭家難。太子止痛己之不嘗藥。哭泣歡粥。噉不容粒。未逾年而卒。賢太子死。國復奚望哉。春秋惡鄭人滅許之暴。益傷許人託楚之愚。地歸于楚。而俘歸于鄭。許既亡矣。其後至哀公之世。復見于經。豈許之小弱猶能再興乎。太嶽之胤。其遂微矣。

釋史卷八十五

春秋第五十五

晉滅肥鼓 陸渾附 伐鮮虞附

【左傳】昭公元年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

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公羊傳）此大

之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穀梁傳）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年十二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臯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

秋繁露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倍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公之與彼無親，尙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人以其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我十三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年十五

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年十五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

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邇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韞歸。（國語）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之。夫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子之。賞大姦也。姦而益祿。善將若何。且夫翟之憾者。以城來。益願。晉豈其無。是我以鼓教晉。邊鄙貳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能而邊。不以安賈貳。令軍吏呼城。敵將攻之。未傳而鼓降。淮南子。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齊夫。聞倫知之。請無灌武。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弗為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年二十二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年二十二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逐襲鼓。滅之。以鼓子戴韞歸。使涉佗守之。

【國語】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

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昭公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

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

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

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淮南子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定公三年秋九

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五年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哀公六年春，晉

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春秋二百餘年之際，與戎狄相終始，齊晉之霸也。先制戎狄，然戎猶散處而或弱，狄則聚居而獨彊，僖

文之世，尤狄人不逞之會也。自晉襄公敗狄于箕，晉之狄患少息，然齊宋魯衛之郊，爲禍尤劇，狄固未

嘗深挫也。逮宣公之世，狄勢始分，赤狄白狄，竝見于經，而諸夏之制狄者，不一書矣。赤狄之種，曰潞，曰

甲氏，曰留吁，曰廩咎如，白狄之種，曰肥，曰鼓，曰鮮虞。赤狄盛而晉用白狄，赤狄滅而晉難白狄，狄以晉

用而分，分而衰，衰而滅矣。白狄見赤狄之滅，知爲晉紿，是以同秦伐晉，晉出銳師，一敗之于交剛，再敗

之大原。毀車爲行。兵不厭詐。制狄之法。晉若獨操其勝焉。方狄之彊也。長驅至箕。旣敗之後。其去漸遠。逮厲平兩勝以來。狄之要害。盡在晉之腹內。祝駝所謂疆以戎索。籍談所謂戎狄與鄰者。至此其地多爲晉有矣。昔也滅赤狄而及廐咎。如今也敗白狄而及鮮虞。懼或滋蔓。勿俾遺種。而肥鼓與國。亟行殄艾。晉之謀狄。可謂不遺餘力哉。惟是滅鼓以後。四伐鮮虞。師出無功。豈一邑之小。反能亢我大國乎。晉霸日衰。專臣擅命。中行趙氏。貪以自封。故中山用兵以來。遠人攜貳。是以義弗克勝也。故曰。齊桓縱狄而霸盛。晉人治狄而霸衰。晉之末造。諸夏盡失。而師老鮮虞。平昭頃定之業。所由日蹶而不復起也。

